

書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三十一

六祖下第十六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

臨濟

師宣城奚氏子其母夢一僧黑頰隆鼻神人衛之造

於臥室問其何所居對曰嶽北覺而有身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十日巳時誕師白光透室舉邑稱

異年十六出家

燈錄作十二非此從年譜

十七落髮卽喜宗門中

事徧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个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性俊逸不羈十九遊方初至太平杯度菴菴主迎待恭甚曰夜夢伽藍神告以雲峰悅師來戒令肅候也杯度老宿因

以悅語示師師過目成誦人遂謂雲峰後身既謁宣
 州明寂理禪師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理不假一言令
 自見自說師輒洞達微旨理歎曰杲必再來人也過
 郢州大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首座師周旋三
 公會下甚久盡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
 以表不妄付念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
 棄之為方敷文普說云微固有悟門只是不合將功
 勳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類許多家事來傳
 被我一傳得了寫作一紙榜在僧堂前大丈夫參禪
 豈肯就宗師口邊喫野狐涎唾盡是閻老子面前喫
 鐵棒底徧歷諸方嘗至奉聖初和尚處值初上堂師出
 問承和尚有言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為是神通
 妙用為是法爾如然初曰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

師曰鸞鳳不棲荆棘樹燕雛猶戀舊時窠初曰三年
 不相見便有許多般師曰只如適來僧道昔日世尊
 今朝和尚又作麼生初便喝師曰這一喝未有主在
 初回頭取拄杖稍遲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拍手
 一下歸衆已而叅心印珣公珣令至寶峰依湛堂準
 公師始至機辯從橫一日湛堂問曰你鼻孔今日因
 甚無半邊對曰寶峰門下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於
 粧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甚麼對曰姓梁堂姓堂以
 手自摸頭曰爭柰姓梁底少个幞頭對曰雖無幞頭
 鼻孔髣髴堂曰杜撰禪和又看經次問曰看甚麼經
 對曰金剛經堂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麼雲居

山高寶峰山低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堂曰你做
得个座主使下一日侍次湛堂視師指爪曰想東司
頭籌子不是汝洗師承訓卽代黃龍忠道者作淨頭

九月

按普說云某自聞湛堂和尚此說終身不養爪
甲纔長一菽不翦湛堂和尚便於手指上出現

一日堂問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
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叅普說你也做得祇
是有一事未在你還知麼對曰什麼事堂曰你祇欠
這一解在因若你不得這一解我方丈裏與你說時
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
著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
處湛堂疾亟師問曰儻和尚不復起某甲依誰可了

此大事堂曰有个勤巴子我雖不識渠然汝必依之
可了汝事若見渠不了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叅禪及
堂化後師往荆南謁張無盡求塔銘張問曰公祇恁
麼著草屨遠來師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又問
年多少師曰二十四又問水牯牛年多少師曰兩個
又問什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相公張
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師趨前曰泐
潭和尚示寂茶毗眼睛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無數求
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張曰有問問公若道得卽
作塔銘師曰請相公問張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
曰是張曰我不問這個眼睛曰相公問什麼眼睛張

曰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張曰若如此老夫為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

謝張遂著銘

銘有二云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已來舍利豈有體性若梵行精潔白業堅固

靈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失世間麤心於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如復謁靈源草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其可得乎

堂諸大老咸被賞識與洪覺範遊覺範嘗見其十智

同真頌云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巍東西

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歎曰作怪我二十年

做工夫也只道得到這裏又過無盡無盡與論百丈

再參馬祖因緣

語具百文章中

無盡亟賞之促師見圓悟及

悟住天寧師往依之自惟曰當以九夏為期其禪若

不異諸方妄以余為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枉費精

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

世不失為佛法中人既見悟晨夕參請悟舉雲門東

山水上行語令參師凡呈四十九轉語悟不肯悟一

日陞座舉雲門語曰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

聞舉豁然以白悟悟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

却坐淨躡躡處語師曰也不易你到這個田地但可

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

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知有這個道

理師言某甲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

得也悟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閒話入室日不下三四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經半載念念不忘於心一日同諸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悟笑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却倒縮去師曰這個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鑰欲舐舐不得欲捨捨不得悟曰你喻得極好這個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一日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

會也悟遂舉數語訛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師旣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悟悟云我這裏禪如大海相似你須將个大海來傾去始得若只將鉢盂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個得到你田地往時只有个璟上座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會女真之變欲取禪師十數師在選獲免趨吳虎丘閱華嚴至八地文洞徹昔所請問湛堂殃崛奉佛語救產難因緣初師以此請益湛堂堂曰正爬著我癢處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師曰豈無

方便堂曰我有个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師曰望和
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
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
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他家已生下兒子時
如何師茫然至是讀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
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卽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
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
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
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
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
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卽捨一切功用行得無

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
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
大勇猛施方便故卽便寤寤旣寤寤已所作皆息菩
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
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旣至此已一切
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
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况復起于世
間之心師因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
前 圓悟詔住雲居師往覲悟卽請爲第一座冬至
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
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固好答得

更奇元乃歸衆 師每入室園悟時來聽其語一日
入室罷上方丈悟云或有个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
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
生得遇一个肥漢副悟呵呵大笑云你倒與我入室
拶得我上壁也悟又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
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
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此是第二句 悟常言
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
社叅禪如今早見逗漏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
叫鶻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
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師曰擊
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
是佛法大窠窟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我只以契
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師曰契證卽得第恐只
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
識茫茫未有了日悟深肯之

勘辨

師在雲居作首座一日到西積莊遇一暫到從圓通
來云因看首座頌女子出定話有个悟處特來求首
座印證師云你去不是僧云某甲未道見處爲甚麼
道不是師再三搖手云你去不是不是僧慙懼而退
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曰領師

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个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周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師纔見僧入便云你不會出去僧便出去次一僧入師亦云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復一僧入師云適來兩個上座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解收不解放你還辨得麼僧云一狀領過師云領過後别有甚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出師呵呵大笑次一僧來師曰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他珍重便出你道他會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問僧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無面目漢師曰適來有个師僧恁麼道打出去了也僧擬議師便打問僧香巖上樹話你作麼生會曰好對春風唱鷓鴣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卽不問未上樹道將一句來又作麼生曰適來對和尚道了也師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擬對師便打僧問某叅禪不得病在甚麼處師曰病在這裏曰某因甚却叅不得師曰開眼屎牀漢我打你去問僧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曰魚行水濁師曰莫屙涕僧無語便打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

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作麼生曰隨家豐儉師曰
好个隨家豐儉只是你不曾僧擬議師便打 僧請
益夾山境話道聲未了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
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問僧道不用修但莫染污
如何是不染污底道曰某甲不敢道師曰你爲甚麼
不敢道曰怕染污師高聲曰行者將糞箕茗帚來僧
茫然師便打出 問僧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
無別無斷故作麼生會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某但恁麼會師曰抱取猫兒來僧無
語師便喝出 問僧還記得話頭麼曰不記得師曰
你來這裏管甚麼事便打 問僧五祖道趙州狗子

無佛性也勝猫兒十萬倍如何曰風行草偃師曰你
也不得亂說却作麼生會僧無語師曰學語之流便
打出 師纔見僧入便云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
云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老子來也僧當
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个 僧纔入師便曰諸佛
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你是一
枚無狀賊漢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
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
佛陀耶 問侍者曰幾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
道不著侍者曰某甲只管看師忽展手曰我手何似
佛手侍者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便行師隨打一竹

篋曰且道是賞你罰你 有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甚麼處去師曰你道只今是生耶死耶僧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僧曰知師亦打出 問僧巖頭纔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禮拜意作麼生曰好个消息師曰那裏是好處僧便喝師曰你這一喝未有主在出去 問僧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曰總得師曰拋却甜桃樹綠山摘醋梨 問僧你道禪還受教也無曰萬里一條鐵師曰爭柰觀音院裏有彌勒僧擬議師便打出 問僧你

名甚麼曰法如師曰僧堂法殿如否曰如師曰老僧被你勘破僧擬議師便打 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話次云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何姓聖云姓何官云住何國聖云住何國此意如何龍云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馮笑曰大聖決定姓何住何國如是往返數次遂致書於師乞斷此公案師云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 一日同到明菴見壁間畫髑髏濟川頌云尸在這裏人今何在始知一靈不居皮袋師不肯自頌云卽此形骸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 張子韶至上堂僧問

大顛爲韓文公趁却首座意旨如何師曰鮎魚上竹竿一日一千里進云學人未了乞師慈悲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在進云只如首座也扣齒三下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扣齒處進云莫謗他首座好師云你見个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進云誰知遠烟浪别有好思量師云你莫謗徑山好進云今日侍郎或問和尚春秋多少又且如何師云向他道百十二歲進云喚作謗徑山得麼師云你又謗侍郎也 僧問古人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未審還有答話分也無師云答話了也進云學人問樹上話和尚爲甚麼向樹下答師云只爲你在樹下問進云謾

得大衆眼麼師云灼然謾不得進云只如樹子未生消息未動香巖向甚麼處得這話頭來師云向你漆桶裏得來進云只如和尚道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恁麼則成虛設師云虛設乃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答他則喪身失命不答又違他所問是時香巖纔恁麼道便有个旁不肯底喚作虎頭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師云險香巖呵呵大笑師云險徑山這兩險有一險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一險料掉沒交涉還有揀得出者麼若揀得出非惟親見香巖亦使虎頭上

座無安身立命處如無徑山將現成公案爲你諸人
下个注脚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

酬答法要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
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非是外境界有相
佛乃自覺聖智之境界也決欲知此境界不假莊嚴
修證而得當淨意根下無始時來客塵煩惱之染如
虛空之寬曠遠離意識中諸取虛僞不實妄想亦如
虛空則此無功用妙心所向自然無滯礙矣

示李
獻臣

又云古德有言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
在無心道易尋所謂無心者非如土木瓦石頑然無

知謂觸境遇緣心定不動不取著諸法一切處蕩然
無障無礙無所染污亦不住在無染污處觀身觀心
如夢如幻亦不住在夢幻虛無之境到得如此境界
方始謂之真無心且非口頭說底無心若未得真無
心只據說底與默照邪禪何以異哉 但得本莫愁
未空却此心是本既得本則種種語言種種智慧日
用應物隨緣七顛八倒或喜或怒或好或惡或順或
逆皆末也於隨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

示黃
伯成

既學此道十二時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惡念相續
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一
向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慧人昔

打月金 卷三 十一
瀉山問嬾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
汝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山云子
真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久久

自純熟矣

示李獻臣

又云他弓莫把他馬莫騎他人之

事莫知此雖常言亦可爲入道之資糧但常自檢察
自旦至暮有甚利人自利之事稍覺偏枯當須自警
不可忽也 又云昔道林禪師居秦望山長松之上
時人謂之鳥窠和尚白居易侍郎鎮錢塘特入山中
謁之乃問禪師坐處甚危險師曰老僧有甚危險侍
郎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
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
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而去
今欲省心力莫管他三歲孩兒道得道不得八十老
人行得行不得但諸惡莫作便了此語信也著不信
也著請思之 又云世人現行無明矯而爲善善雖
未至豈不勝寡廉鮮耻託善而爲惡者教中謂之因
地不真果招紆曲苟能直心直行直取無上菩提可
謂真大丈夫之所爲矣塵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會
得塵劫來事卽時瓦解冰消如今不會更經塵劫亦
只如是如是之法亘古恒然未嘗移易一絲毫許
又云世間塵勞之事如鈎鎖連環相續不斷得省便

省爲無始時來習得熟若不力與之爭日久月深不知不覺入得頭深臘月三十日卒著手脚不辦要得臨命終時不顛錯便從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如今作事處顛錯欲臨命終時不顛錯無有是處 又云有一種人早晨看經念佛懺悔晚間縱口業罵詈人次日依前禮佛懺悔卒歲窮年以爲日課此乃愚之甚也殊不知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斷永不復續一懺永不復造此吾佛懺悔之意學道之士不可不知也 又云學道人十二時中心意識常要寂靜無事亦須靜坐令心不放逸身不動搖久久習熟自然身心寧帖於道有趣向分寂靜波羅蜜

定衆生散亂妄覺耳若執寂靜處便爲究竟則被默照邪禪之所攝持矣 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未有明

般若而貪欲嗔恚癡者未有明般若而毒害衆生者作如此等事底與般若背馳焉得謂之智慧 示陳次仲

以生死事在念則心術已正心術既正則日用應緣時不著用力排遣既不著排遣則無邪非無邪非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理隨事變理隨事變則事得理融事得理融則省力纔覺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省力處得無限力 示羅孟弼

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靈利則無擔荷分聰明靈利者雖易入而難于保任盖入處不甚深

而力弱故也聰明靈利者纔聞善知識說著个中事
便眼目定動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似此者自作障
礙永劫無有悟時外鬼作殃猶可治此乃家親作祟
不可禳禱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
識此之謂也示李獻臣 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
何以故毒蛇猛虎尚可迴避聰明利智之士以心意
識爲窟宅行住坐臥未嘗頃刻不與之相酬酢日久
月深不知不覺與之打作一塊亦不是要作一塊爲
無始時來行得這一路子熟雖乍識得破欲相遠離
亦不可得故曰毒蛇猛虎尚可迴避而心意識真是
無你迴避處示羅孟弼 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求無所

得法何謂有所得心聰明靈利思量計較者是何謂
無所得心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靈利無處安著
者是不見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舍利弗殷勤三請
直得無啓口處然後盡力道得个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究竟此事開方便門示真
實相之椎輪也昔雪峰真覺禪師爲此事之切三度
到接子九度上洞山因緣不相契後聞德山周金剛
主化遂造其室一日問德山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
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示人後又問從上宗
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拈拄杖便打云道什
麼雪峰於棒下方打破漆桶以是觀之聰明靈利思

量計較于此个門中一點也用不著古德有言般若
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擬議尋思便落意識永
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故知心意識
非獨障道亦使得人七顛八倒作諸不善既有究竟
此道之心須是具決定志不到大休大歇大解脫處
誓畢此生不退不墮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世間
塵勞中事如鈎鎖相續不斷志意下劣者徃徃其心
與伊作伴侶不覺不知被伊牽挽將去除是當人夙
有願力方肯退步思量永嘉又云無明實性卽佛性
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
佛若如是思量驀然向思量不及處見得無一物底

法身卽是當人出生死處前所云無所得法不可以
有所得心求便是這個道理也士大夫一生在思量
計較中作活計纔聞善知識說無所得法心裏便疑
惑怕落空去妙喜每見如此說者卽問他只這怕落
空者還空也無十个有五雙分疎不下盖平時只以
思量計較爲窟宅乍聞說著不得思量底話便茫然
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
身命底時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夷門相會是時
春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叙事不錄但以博極羣
書於九經十七史內入得太深聰明太過理路太多
定力太少被日用應緣處牽挽將去故於脚跟下不

能得啐地折噪地斷耳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變則日月浸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且那个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底是那个是生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絕思惟分別博量卜度不到無你用心安排底是驀然時節到來或於古人入道因緣上或因看經教時或於日用應緣若善若不善若身心散亂若逆順境界現前若暫得心意識寧靜時忽地踏翻關棧子不是差事示徐敦立士人博覽羣書本以資益性識而反以記持古人言語蘊在胸中作事業資談柄殊不知聖人說教之意所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看讀佛教亦然當須見月忘指不可依語

生解古德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有志之士讀書看教能如是方體聖人

之意少分也示李獻臣又云近日叢林以古人奇言妙

語問答為差別因緣狐媚學者殊不本其實諸佛說

法惟恐人不會縱有隱覆之說則旁引譬喻令衆生

悟入而已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於

此悟入又有何差別於此不悟卽此卽心是佛便是

差別因緣 叅禪人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但虛

却心不用向聲名句義上求玄妙求悟入若起此心

卽障却自已正知見永劫無有入頭處盤山云譬如

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不可忽淨名云法過眼耳

鼻舌身意欲徹此法先須屏除六根門頭使無少過
 患何謂過患被色聲香味觸法所轉而不能遠離於
 經教及古德言句上求知見覓解會者是苟能於經
 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中不起第二念直下知歸則於
 自境界他境界無不如意無不自在者德山見僧入
 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諸方尊宿喚作劈面提
 持直截分付妙喜喚作第一等拖泥帶水直饒向一
 棒一喝下全身擔荷得已是不丈夫漢被他驀頭澆
 一杓惡水了也況於一棒一喝下求奇特覓妙會乃
 是不啣溜中又不啣溜者示鄧子立昔李文和都尉叅
 石門慈照聰禪師悟臨濟宗旨有一偈曰學道須是

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妙哉斯言可以為光明種子發機之助也示李獻臣又

云佛是眾生病除藥亦無用或病去藥存入

佛境界而不能入魔境界其病與眾生病未除之病等

病瘥藥除佛魔俱掃始於此大事因緣有少分相應

耳佛是眾生界中了事漢眾生病是佛界中不了事

漢欲得一如但佛與眾生病一時放下則無了無不了

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示聶妙證

是人知得世間有為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對境遇

緣驀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被伊穿却鼻孔定也

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

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個是業力熟處是那個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處一個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業力勝則觸塗成滯觸塗成滯則處處染著處處染著則以苦爲樂故釋迦老子謂滿慈子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遮个是昧道力而被業力勝者釋迦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遮个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俱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則我說是人不會諸佛方便隨宜說法何以故不見釋迦老子曰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前所云道力業力本無定度是也若有智慧丈夫兒借道力爲器仗攘除業力業力旣除道亦虛妄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未識得破時千難萬難識得破後有甚難易龐居士曰凡夫志量狹妄說有難易離相如虛空盡契諸佛智戒相亦如空迷人自作持病根不肯拔只

自弄花枝要識病根麼不是別物只是個執難執易
妄生取捨者遮個病根拔不盡生死海裏浮沉直是
無出頭時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著病源便解道
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分世緣無罣
礙涅槃生死等空華要得直截不疑佛祖不疑生死
但常放教方寸虛豁豁地事來則隨時撥置如水之
定如鑑之明好惡妍醜到來逃一毫不得信知無心
自然境界不可思議示呂舜元要識法麼真如佛性菩
提涅槃是要識病麼妄想顛倒貪嗔邪見是雖然如
是離妄想顛倒無真如佛性離貪嗔邪見無菩提涅
槃且道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存一去一其病轉深

若不分正是顛預佛性儻侗真如畢竟作麼生說个
除病不除法底道理有般漢聞恁麼說便道卽法是
病卽病是法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順真如則顛倒妄
想貪嗔邪見悉皆是法隨顛倒則真如佛性菩提涅
槃悉皆是病恁麼見解莫道我披衲衣便是作他座
主奴也未得在何故須知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過
得荆棘林者是好手不見古人云設有一法過于涅
槃吾說亦如夢幻苟能於夢幻中如實而證如實而
解如實而修如實而行以如實之法能自調伏起大
悲心作種種方便復能調伏一切衆生而於衆生不
作調伏不調伏想亦復不作顛倒想不作貪嗔邪見

想不作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想不作除病不除法想
不作存一去一分不分想既無如是之想則一道清

淨平等解脫

魏征請
陞座

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

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
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
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

答魯
天游

又云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頃尚能頓忘諸善知

識所證三昧况無始虛偽惡業習氣耶若以前所作
底罪為實則現今目前境界皆為實有乃至官職富
貴恩愛悉皆是實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
境所奪否視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

轉否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个事無雜念否故黃
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
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
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
狂亂矣現在事在面前或順或逆亦不須著意著意
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遮个
道理逆境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个
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你迴避處如
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在一處無情之物尚爾
况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
智慧不覺不知被他引入羅網却向裏許要求出路

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
个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
無明爲入世間便將世間法強差排作出世無餘之
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卽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
他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姪怒癡爲
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姪怒癡性卽是解脫若
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
名字恁麼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
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卽今亦只如此修行願
公趁色力强健亦入是三昧

答樓
樞密

細讀來書乃知

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公冗所奪於急流中時自
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愜鄙懷然世間
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不得忘却竹椅
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不
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承有前緣駁雜
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念則障道矣古
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
地不生蓮花卑濕污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真如不守
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
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
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
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消息其力能勝

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

答曾天游

乍得身心寧靜切須

努力不得便向寧靜處躲根教中謂之解脫深坑可

畏之處須教轉轉如水葫蘆自由自在不受拘

牽入淨入穢不礙不沒方於衲僧門下有少親近分

若只抱得不哭孩兒有甚用處

示空慧

臨濟云汝若

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欺人第七

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

排處著一星兒外料不得數年前有个許居士認得

个門頭戶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

一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樂快

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潔使人困

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

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

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為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

豁開千聖眼不須頻禱禳

示嚴子卿

學道人日用空境

易而空心難境空而心不空心為境所勝但空心而

境自空矣若心已空而更起第二念欲空其境則是

此心未得空復為境所奪此病不除生死無由出離

不見龐公呈馬祖偈云十方同聚會个个學無為此

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心既空矣心外復有何物

而可空耶思之

示黃伯成

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

即此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三界之處何以故佛不

云乎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法界廣大
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故遠行地菩薩
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一切二乘之上雖得佛境
界藏而示佳魔境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
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
切出世間法此乃火宅塵勞中真方便也學般若人
捨此方便而隨順塵勞定爲魔所攝持又於隨順境
中強說道理謂煩惱卽菩提無明卽大智步步行有
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言
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如此之流
邪魔惡毒入其心腑都不覺知欲出塵勞如潑油救

火可不悲哉

示真如

又云打得徹了方可說煩惱卽

菩提無明卽大智本來廣大寂滅妙心中清淨圓明
蕩然無一物可作障礙如太虛空一般佛之一字亦
是外物况更有塵勞煩惱作對待耶 此事如青天
白日皎然清淨不變不動無減無增各各當人日用
應緣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蕩
蕩無礙了了空虛如水上葫蘆拘牽他不得惹絆他
不得古來有道之士得之向生死海中頭出頭沒全
體受用無欠無餘不見有生死塵勞之狀如析梅檀
片片皆是將甚麼作生死塵勞生死塵勞從甚麼處
起收因結果時却向甚麼處著旣無著處則佛是幻

法界金 卷三 三五
法是幻三界二十五有十二處十八界空蕩蕩地到
是遮个田地佛之一字亦無著處佛之一字尚無著
處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何處有也故傳大士有言恐
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學道人理會不得一向去古
人入道因緣上求玄求妙求奇特覓解會不能見月
忘指直下一刀兩段永嘉所謂空拳指上生實解根
境法中虛捏怪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塵
勞中妄自囚執如來說爲可憐憫者不見巖頭和尚
有言汝但無欲無依便是能仁都來只有一个父母
所生底肉塊子一點氣不來便屬他人所管肉塊子
外更有甚麼把甚麼作奇特玄妙把甚麼作菩提涅

槃把甚麼作真如佛性士大夫要究竟此事初不本
其實只管要于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直饒你知盡
解盡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時一點也使
不著又有一種纔聞知識說如是事又將心意識博
量卜度云若如此則莫落空否士大夫十个有五雙
作遮般見解妙喜不得已向他道你未曾得空何怕
之有如船未翻先要跳入水去見伊不領略不惜口
業又爲他打葛藤一上云只遮怕落空底還空得也
無你眼若不空將甚麼觀色耳若不空將甚麼聽聲
鼻若不空將甚麼知香臭舌若不空將甚麼嘗味身
若不空將甚麼覺觸意若不空將甚麼分別萬法佛

不云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十
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及佛
所說之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及說此法者聽此法
者作如是說者受如是說者皆悉無有得如是了喚
作空耶喚作不空耶喚作佛耶喚作菩薩耶喚作聲
聞耶喚作緣覺耶喚作菩提涅槃耶喚作真如佛性
耶道我聰明靈利不受人瞞向遮裏試定當看若是
定當得出止宿草菴且居門外若定當不出切忌開
大口說過頭話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
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
家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了人百萬

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耻辱無急得急

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趣向分

此處比原文節

去論口鼓
子禪一段

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喜時怒時

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
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
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參得禪大徹大
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作
江西轉運使只遮三大老便是个不壞世間相而談
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
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禪鬼窟裏作妄想
方得悟道來不見龐居士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

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
 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遮
 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不忘生死事
 雖未即打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種智之深異世出
 頭來亦省心力亦不至流落惡趣中大勝耽染塵勞
 不求脫離謂此事不可容易且作歸敬信向處似此
 見解者不可勝數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兒大不同
 出家兒父母不供其旨六親固已棄離一瓶一鉢日
 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
 而已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底冤魂若是个
 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為

如來種怕人壞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設个喻云譬如
 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污泥乃生此花若就裏許
 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三大老打得透其力勝我
 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
 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强
 强者謂所乖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
 轉處少力雖力有强弱而所乖則一也

示徐敦濟附劉參政請

就天竺陞座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云
 夢裏惺惺進云將謂和尚忘却師云你記得試道看
 進云雖道不得要且不失師云原來不會進云從上
 來事分付阿誰師云分付瞎漢進云臨濟一宗全憑
 渠力師云且喜不干你事問昔日七賢女遊屍陀林
 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
 當時齊悟無生法忍如何是無生法忍師云拈却彌
 離裏底進云輝騰今古燦破乾坤師云這田庫奴進

云只如四主簿卽今在甚麼處師舉起拂子云在這裏進云惟憑這个力念念更無差師云摩竭令行傳萬古乃云拈提要妙掘地覓天就理明真望空啓告直得一心不觸物念念絕板緣觀法界於一微塵之中見一微塵徧法界之內塵塵爾念念爾法爾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放身命處若識得衲僧放身命處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以生死爲遊戲之場而不被生死之所留礙其或不然未免葛藤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乃顧視大衆云今日參政相公爲亡男主簿盡七之晨命山僧陞于此座爲衆舉揚僧俗交參同臨斯會又是个甚麼若言是妄現今說法聽法歷歷孤明復是何物眼若妄將甚麼觀色耳若是妄將甚麼聽聲鼻若是妄將甚麼嗅香舌若是妄將甚麼了味身若是妄將甚麼觸意若是妄將甚麼分別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旣不是妄一真何依真旣無依一道平等到這裏方知主簿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旣不曾生又不曾滅更喚甚麼作圓明妙性真妄名相何處安著還委悉麼騰身一擲太虛外鼻孔依前搭上唇下座

從來無法與人但爲人做得指路頭底漢子耳

古德云有所得是野干鳴無所得是師子吼佛是通變底人於四十九年中三百六十餘會說法隨其根性而引導之故於十法界內一音演說衆生隨類各獲饒益譬如東風一拂萬卉齊敷佛所說法亦復如是若有意於十法界內作饒益則是我說法欲使衆生隨類得度不亦難乎不見舍利弗在般若會上問文殊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曰弗也舍利弗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看他兩人恁麼激揚又何曾著意來從上諸佛諸祖爲人皆有如是體裁自是後來兒孫失其宗旨各立門戶造妖捏怪示曾叔遲以

湛然號公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念動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栴檀片片皆栴檀今時有一般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爲可憐愍者請公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真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卽是染污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著

既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

受湛然說者

答許壽源

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

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法本無法心亦無心心法兩空是真實相而今學道之士多怕落空作如是解者錯認方便執病爲藥深可憐愍故龐居士有言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又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若覩得遮一句子破無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冰消如來所說一大藏教亦註解遮一句子不出當人若具決定信知得有如是大解脫法只在知得處撥

轉上頭關候子則龐公一句與佛說一大藏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少無剩亦不見有一切法亦不見有一切心十方世界空蕩蕩地亦莫作空蕩蕩地見若作是見則便有說空者便有聞說空者便有一切法可聽便有一切心可證既可聽可證則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此病不除教中謂之以我說法亦謂之謗佛法僧又教中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前所云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便是遮个道理也佛弟子陳惇知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能看个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洗面摸著鼻孔伊有書來呈見解試手說禪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其間通消息處雖似吉獠棒打地有著處則入地數寸不著處則全無巴鼻然大體基本已正而大法未明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苟能知是般事撥向一邊却把諸佛諸祖要妙門一時塞斷向威音那畔討个生涯處方於法得自在矣釋迦老子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信知如是事以我所證擴而克之然後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凡有言句凡所受用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旣離弦無返迴勢非是強爲法如是故得如此了始可言無善無惡無佛無衆生等事而今大法未明若便說恁

麼話恐墮在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
殃禍中不可不知也但得本莫愁未久久淹浸得熟
不愁不成一片勉之勉之示陳明仲佛又言不應於一

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見於如來應徧於一切

處見於如來佛者覺義謂於一切處常徧覺故所謂

徧見者見自己本源自性天真佛無一時一處一法

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界中而不徧故也衆生迷

此而輪轉三界受種種苦諸佛悟此而超諸有海受

殊勝妙樂然苦樂皆無實體但迷悟差別而苦樂異

途耳故杜順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衆生現時

法身不現也示李獻臣又鄭成忠請普說師云如

處起將來却向甚麼處滅爲復先有世界爲復先有

人若道先有世界古德不應云三界惟心所現萬法

惟識所變若道先有人既未有世界人却在甚麼處

安頓遮些子不妨被他窒礙說先有世界也不是先

有人也不是大法一明不著排遣自然分曉幻寄

曰吾初讀華嚴十無盡藏品至菩薩有無記法而疑

之謂華嚴菩薩具一切智何獨於此數端而獨無記

及讀徑山老人語乃知菩薩之無記杜人言思正所

以使之深證後如黃檗被喝處蓋見無邊沙界于毛

端臨濟喫棒時則拈十世古今于眼睫若以言思求

必流又云善惡皆從自心起且道離却舉足動步

思量分別外喚甚麼作自心自心却從甚麼處起若
識得自心起處無邊業障一時清淨種種殊勝不求
而自至矣 又云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
去處方名學佛人知生死底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
阿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處底

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
下方寸中如頓却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若要識
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
相干涉 又云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心未明
了覺得迷悶沒滋味如咬鐵櫛相似時正好著力第
一不得放捨乃是意識不行思量不到絕分別滅理
路處尋常可以說得道理分別得行處盡是情識邊
事往往多認賊爲子不可不知也

又答王大授云不識左右別後日用

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上得滋味祖師言句上得滋味眼見耳聞上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去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櫛柄可把捉理路義路心意識都不行如土木

瓦石相似時莫怕落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不可忽
不可忽 又答李似表云示諭欲妙喜因書指示徑
要處只遮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刺頭入膠盆了
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
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
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
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卻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
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帖時
不得放緩遮裏是坐斷千聖頂顛處往往學道人多
向遮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
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 又云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

喜怒靜鬧處亦須提撕第一不得用意等悟若用意
等悟則自謂我卽今迷執迷待悟縱經塵劫亦不能
得悟但舉話頭時略抖擻精神看是个甚麼道理
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
茶裏飯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百萬貫

錢債無所從出心胷煩悶迴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裏看个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好底消息不見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

是佛說一大藏教盡是這般道理衆生惡業障重逐日下得牀來便心識紛飛思量名利擔却人我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鈎鎖連環相續不斷都不厭惡乍起一念向此个門中著意思量便要我會心意識安排不到便生煩惱早要罷休有著甚來由之說如此者不可勝數舜元道友卽不然旣知缺減界中種種虛妄一心一意向自己脚跟下理會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旣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直待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向他人人口頭受處分忽然噴地一發到究竟安樂大休大歇處方始自

肯以此軸來求指示撥筆信手一揮遂成一段葛藤
然則事不孤起起必有由若一向作葛藤會又爭得
不見昔日子胡和尚有言祖師西來也只是个冬寒
夏熱夜暗日明只爲你徒無意立意無事生事無內
外強作內外無東西謾應作漫說東西所以奢摩不能
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由以是評量舜元不曾來妙
喜處求法語妙喜元不曾寫一字冬寒夏熱夜暗日
明內外中間東西南北元不曾移易增減一絲毫許
何以故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既無一法與人
卽今寫底是个甚麼說冬寒夏熱內外中間者又是
个甚麼東西南北不曾移易一絲毫者又是个甚麼

咄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冬寒夏熱也不可得內
外中間也不可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
者亦不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
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舜元
到者裏合作麼生叅只這作麼生叅亦無著處然後
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喜決定無說舜元決定
無聞無說處是真說無聞處是真聞如是則妙喜卽
是舜元舜元卽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嘉州大像喫黃連陝府鐵牛滿口苦苦不苦
分明覩見沒可覩咄示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
去處底心未亡則是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个話

頭僧問趙州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
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上則交
加之心不行矣交加之心既不行則疑生來死去底
心將絕矣但向欲絕未絕處廝崖時節因緣到來驀
然噴地一下便了示李伯和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州云無此一字便是個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
這刀子欄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
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自下手若捨性命
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處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
下便了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
底語時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

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又云日用二六時中不

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

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答陳季任老居士所

作所爲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因地一下耳若日用應

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因地一下臘月三十日閻家老

子亦須拱手歸降况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

擊觀其行事小大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

處到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法塵

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返照作如

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爲時有何形段所作

既辨隨我心意無不周旋無有少剩正當恁麼時承

誰恩力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
矣衆生顛倒迷已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
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紛飛隨
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牀時天堂地
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
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
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刹那展轉壞
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
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便喚作無
人無我智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半惺半覺
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

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
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
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祖
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當人穩坐
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堯舜之
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氓於凋瘵之處便是當人福
蔭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
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此等事尚屬外
矣况肯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
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
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

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个中人說此話徃徃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爲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定所作所爲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旣明卽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旣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這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

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迴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

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運逍遙到得這個田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這個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爲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博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到故先聖苦口丁寧令離四句絕百非直下一刀兩

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顛四句者乃有無非
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
諸法實有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
見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
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
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
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
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答張賜叔趙州云老僧逐日除
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外更無雜用心處且道這老
漢在甚處著到若於這裏識得他面目始可說行亦
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未能如是當時時退步

向自己脚跟下子細推窮我能知他人好惡長短底

是凡是聖是有是無推窮來推窮去到無可推窮處

如老鼠入牛角驀地偷心絕則便是當人四稜塌地

歸家穩坐處

示熊叔雅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

之情千生百劫恩愛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

應有無訛缺

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臥

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消磨矣然正煩惱時子

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

底却從甚麼處得來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

窮來窮去心無所之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

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

盡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个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
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
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
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
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
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煩惱時
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卽
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語恁
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爲
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
妙喜決定義無智人前莫說

答汪彥章

衆生日用現行

無明順無明則生歡喜逆無明則生煩惱佛菩薩則
不然借無明以爲佛事爲衆生以無明爲窟宅逆之
則是破他窟宅順之則隨其所著而誘導之淨名云
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
空身卽法身便是這個道理也

示張太尉益之

向自己脚

跟下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卽今受富貴底
異日却向何處去旣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
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他物只就這裏看个話頭僧
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
盡時便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博量註解縱然
註解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

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心絕則佛見法見亡矣佛見法見尚亡况復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底心迷悶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住處絕消息不勝慶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衆生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乾矢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矢橛上疑破則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

答呂隆禮示曾天游云

莫於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到

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去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放下著這裏疑不破只在這裏參更不必自生枝葉也
答呂居仁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與之厮崖若棄了話頭別去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
既辨此心第一不要急急

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惰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緣處時時覷捕我遮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覷捕來覷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个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這一落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

得人做不好事這一落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得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干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不假他求不借他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鱗鱗地未得如此且將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教看無字

話頭云云 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得則便好頓捨外塵時時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是自在如是瞥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借借直能號令佛祖佛祖號令他不得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進得這一步則不異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似這般境界亦不是外邊起心用意修證得來只是當人脚跟下本來具足底道理耳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二三塗業因

話頭云云
答榮茂實

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

教看無字

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
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患之又成大患
恁麼說話棒打石人頭噪噪論實事前所云內不見
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便是這個道理也
覷個道理向事上覷則疾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
轉疏轉遠矣所以釋迦老子在法華位上只度得個
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個童子涅槃會上只
度得個屠兒看他這三個成佛底樣子又何曾向外
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
不虛也只說爲他保任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
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
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
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
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
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
起真心任徧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
般看記得瀉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麼生會仰山
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瀉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
和尚適來問甚麼瀉山云妙淨明心仰山云喚作事
得麼瀉山云如是如是觀使師重敘事不錄爲立號曰妙
淨居士師重勉之行住坐臥造次顛沛不可忘了妙
淨明心之義妄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只舉僧問趙

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舉來舉去和這舉
話底亦不見有只這知不見有底亦不見有然後此
語亦無所受驀地於無所受處不覺失聲大笑一巡
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

示趙師重

巖頭云若欲他時播

揚大教須是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盖天盖地始是
大丈夫所為巖頭之語非獨發明雪峰根器亦可作
學此道者萬世規式所謂曾襟流出者乃是自己無
始時來現量本自具足纔起第二念則落比量矣比
量是外境莊嚴所得之法現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
那畔事從現量中得者氣力麤從比量中得者氣力
弱氣力麤者能入佛又能入魔氣力弱者入得佛境

界徃徃於魔境界打退鼓不可勝數此事不在聰明
靈利亦不在鈍根淺識據實而論只以噴地一發為
准的耳纔得這個消息凡有言句非離真而立處立
處即真所謂曾襟流出盖天盖地者如是而已非是
做言語求奇特他人道不出錦心繡口意句尖新以
為曾襟流出也

示曾叔遲

欲學此道當於自己脚跟下

理會纔涉秋毫知見即蹉過脚跟下消息脚跟下消
息通了種種知見無非盡是脚跟下事故祖師云正
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若
如今不越一念向脚跟下頓亡知見便與祖師把手
共行未能如是切忌向知見上著到

示陳次仲

學世間

法全仗口議心思學出世間法用口議心思則遠矣
佛不云乎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永嘉云損法
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蓋心意識乃思量分別
之窟宅也決欲荷擔此段大事因緣請猛著精彩把
這個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生死魔根一刀斫斷便
是出頭時節正當恁麼時方用得口議心思著何以
故第八識旣除則生死魔無處棲泊生死魔無棲泊
處則思量分別底渾是般若妙智更無毫髮許爲我
作障所以道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
印得到這個田地了儘作聰明儘說道理皆是大寂
滅大究竟大解脫境界更非他物故盤山云全心卽

佛全佛卽人是也未得如是直須行住坐臥勿令心
意識得其便久久純熟自然不著用力排遣矣

示謝廓然

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
情怕怖懍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學之人不知是病
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
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
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
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
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
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
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

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
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曾答

游天心火熾然熠熠不息貪慾嗔恚癡繼之如鈎鎖

連環相續不斷若無猛烈志氣日月浸久不覺被五

陰魔所攝持若能一念緣起無生不離貪慾嗔恚癡

倒用魔王印驅諸魔侶以為護法善神且非強為法

如是故示謝廓然禪不在靜處不在鬧處不在思量分

別處不在日用應緣處然雖如是第一不得捨却靜

處鬧處日用應緣處思量分別處參忽然眼開都是

自家屋裏事示聶寺丞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則日月

浸久自然打成一片何處為應緣處喜時怒時判斷

公事時與賓客相酬酢時與妻子聚會時思量善惡

時觸境遇緣時皆是噴地一發時節千萬記取示熊叔雅

這個道理只為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處

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處便道著合口處亦

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

了也答劉彦冲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

盤處但未捉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

向行住坐臥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

尊長處提誨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厮崖忽然打

失布袋夫復何言示汪聖錫古德有言但辦肯心必不

相賺只恐當人信不及於日用應緣處被外境所奪

不能純一做工夫則成間斷當間斷時未免方寸擾
擾正擾擾時却是个好底時節佛言居一切時不起
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
了知不辨真實便是這個道理也這個道理說似人
不得惟證悟者舉起便知落處示謝廓然示諭自得山
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鬧中躲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
未有著力工夫只這躲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
更著力點檢則却又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
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
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躲避不得處切
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

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
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
運水及搬柴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
者悉皆如夢切記取躲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擬
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會鈍總不
干他利鈍之事亦不干他靜亂之事正當躲避不得
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
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祇益
自勞耳示陳季任情識未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麼
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

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真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却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于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於現行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不可說時卽有不說時卽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

且道不商量時是个甚麼恐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

麼

答張安國

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

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胷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柰何根株猶在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真正寂滅現前必須于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

示富季申

昔嚴陽尊者問趙

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放下著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个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嚴陽于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柰何不得時如何古德

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拈却你這不奈何僧于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即是樓樞密迷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

答樓樞密 與向伯恭論夢覺書 見隆慶閑師章中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消隕矣塵勞之心既消隕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個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為正觀異此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

劉答 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

高季

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個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

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
增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花上更添空花
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
个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這個鈍底叅取捨利鈍在人
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二則法不
平等矣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真覓實轉見參差但
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不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
當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若更遲疑思前算後則
乃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
妄自囚執無有了時答陳季任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
切闊略朝夕惟以其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旣

辨此心當以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
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耳正提撕時
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
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士說破只是个汪
彥章更無兩個只有一个汪彥章更那裏得个提撕
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
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是若是真个汪彥章根性必
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
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
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
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

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
除此格外還有別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
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
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
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
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卽是人位卽
不是妙喜卽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个注脚人位卽
是汪彥章信位卽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
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這
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
彩不可忽不可忽

答汪彥章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龜

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某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
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
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
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
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
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个能知昏鈍底主人
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
自應云諾惺惺著又自應云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
又自應云諾諾古來幸有恁麼榜樣慢向這裏提撕
看是个甚麼只這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這能知
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

命元辰也此是妙喜不得已應病與藥略為居士指
 个歸家穩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真个喚作
 本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為自己轉沒交涉矣故長沙
 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量劫
 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云借昏鈍而入是
 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鈍底畢竟是个甚麼只向
 這裏看不用求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
 無可言者答李茂嘉 士大夫學道利根者蹉過鈍根者
 難入難入則自生退屈蹉過則起謗無疑若要著中
 但將蹉過底移在難入處却將難入底移在蹉過處
 自然怙怙地不作難入蹉過之解矣得如此了却好

向這裏全身放下放下時亦不得作放下道理古德

所謂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示陳次重 昏

沉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現前但只

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力排遣當下怙怙

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

靜勝工夫只這便是工夫也答富季申 今兄寶學公初

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

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

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

免把虛空隔絕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受

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心忘懷十

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爾舊習瞥起亦不著用心過
捺只就瞥起處看个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
當恁麼時如紅鑪上一點雪相似眼辨手親者一趕
趕得方知癩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
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
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

答劉彦冲

示諭應緣日

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用動容之間
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卒未
得悟入請於脚跟下照顧差別境界從甚麼處起動
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能知
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顛倒迷已逐

物物本無自性迷已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
已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
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
矣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
屠刀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怛怛怛來日用應緣
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狗子無佛
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用作差別想
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子無佛性話但只舉个無
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
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
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亂身心不安

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若要除此病
但只看个無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
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
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
則又差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
莊嚴本來真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
人不悟个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
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歛念攝事
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
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
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書
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病寂照邪禪埋人底坑子不
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臥
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
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
身命處也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
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
無言無說爲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喚作空劫已
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爲誑以悟爲第二頭以悟爲
方便語以悟爲接引之詞如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
自誤亦不可不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
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

氣力支撐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辦取長遠心與狗
子無佛性話廝崖崖來崖去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
覺如蓮花開如披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
但日用七顛八倒處只看个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
徹三世諸佛只是个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个無
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
古德云愚人除境不亡心智者亡心不除境於一切
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而今士大夫多是
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博量要說
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卻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个
無字分曉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

鈍便是這個道理也作鈍榜狀元亦不惡只怕拖白

耳一笑

答宗直閣

知迷不悟是大錯執迷待悟其錯益

大何以故為不覺故迷執迷待悟乃不覺中又不覺

迷中又迷決欲破此兩重關請一時放下著若放不

下迷迷悟悟盡未來際何有休歇

示黃伯成

又云學此

道未得个入頭處時覺得千難萬難聞宗師舉覺愈

覺難會盖以取證求歇底心不除反被此作障礙此

心纔歇方知非難非易亦非師家可以傳授 欲得

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叅到彌勒下生亦不

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耳平田和尚曰神

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古德曰此

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
 可以寂默通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往
 叅禪人只恁麼念過殊不予細看是甚道理若是个
 有筋骨底纔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劍一截截斷
 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路頭亦斷計較
 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人脚跟下淨裸裸赤灑
 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溪和尚
 初叅臨濟濟見來便下繩牀驀曾擒住灌溪便云領
 領濟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恁
 麼時灌溪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古來幸有如此榜
 樣如今人總不將為事只為麤心灌溪當初若有一

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莫道被擒住便悟

便是縛却手脚遶四天下拖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

能得休歇

答曾天游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為知

解所障未有一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既荷至

誠不敢自外據欵結案葛藤少許只這求悟入底便

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為公作障畢竟

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被障者復是阿誰只

此一句顛倒有三自言為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

其作迷人是一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這三顛

倒便是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絕方知無

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煖自知

久久自然不作這般見解也但就能知知解底心上
 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
 無從上大智慧之士莫不皆以知解為儔侶以知解
 為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
 龍得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為惱只為他識得知解
 起處既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脫之場便是出
 生死處既是解脫之場出生死處則知底解底當體
 寂滅知底解底既寂滅能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
 提涅槃真如佛性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
 何處求悟入

答富季申

定光大師妙道問雲門此心此

性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處指示雲門良久不答妙

道再問雲門笑曰若論省要處則不可指示於人若
 可指示則不省要矣妙道曰豈無方便令學人趣向
 雲門曰若論方便則心無迷悟性無向背但人立迷
 悟見執向背解欲明此心見此性而此心此性即隨
 人顛倒錯亂流入邪途以故佛魔不辨邪正不分蓋
 不了此性此心之夢幻妄立二種之名言以向背迷
 悟為實認此心此性為真殊不知若實若不實若妄
 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是假言說故淨名云法不可
 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
 又古德云若取自己自心為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為
 對治又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

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如來藏卽此心此性也而佛權指色空相傾相奪爲非以妙明不滅不生爲是此兩段是藥語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爲破執迷悟心性向背爲實法者之言耳不見金剛藏菩薩曰一切三世惟是言說一切諸法於言說中無有依處一切言說於諸法中亦無依處苟迷悟見亡向背解絕則此心洞明如皎日此性寬廓等虛空當人脚跟下放光動地照徹十方覩斯光者盡證無生法忍到恁麼時自然與此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無迷今本無悟悟卽迷迷卽悟向卽背

背卽向性卽心心卽性佛卽魔魔卽佛一道清淨平等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旣得恁麼亦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以爲實若以爲實則又是不識方便認定死語重增虛妄展轉惑亂無有了期到這裏無你用心處不若知是般事撥置一邊却轉頭來看馬大師卽心是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趙州庭前栢樹子雲門須彌山大愚鋸解秤鎚嚴陽尊者土塊汾州莫妄想俱胝豎指頭畢竟是何道理此乃雲門方便也妙道思之

道禪人

只這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

是佛乾矢橛這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何異

答禮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能無別無同但
知能行者即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
水底坐叫渴飯籬裏坐叫飢何異當知禪語卽佛事
佛事卽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答樊茂實擔荷此
段大事因緣須是有決定志若半信半疑則沒交涉
矣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
家始到頭欲知到頭處自境界他境界一如是也示李

獻

又云趙州和尚云老僧十二時中除二時粥飯

是雜用心餘無雜用心處此是這老和尚真實行履
處不用作佛法禪道會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衆生
界中順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撥整了一番又一番到

來若不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作對治則直待
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蟹時方始知悔則
遲也若要直截請從而今便截斷示聶寺丞欲學此道

須是具決定信逢逆順境心不動搖方有趣向分佛
言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於境界無
所著遠離諸難得無難又云信能超出衆魔路示現
無上解脫道如上所說教有明文佛豈欺人耶若半
明半暗半信半不信則觸境遇緣心生疑惑乃是於
境界心有所著不能於此道決定無疑滅煩惱本遠
離諸難諸難者爲無決定信被自己陰魔所撓若能
一念緣起無生則不越此念卽時超出魔路所謂魔

路亦非他物乃是昧却此心於此心外妄生差別諸見而此心即隨差別妄念流轉故成就魔境若能直下信此心決定本來成佛頓忘諸見即此魔路便是當人出生死菩提路也

示鄧子立

道家者流全以妄想

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侵况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于火燄之上衆生心亦爾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為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

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

答曾天游

臘月三十日到

來恩愛也使不著勢力也使不著財寶也使不著性氣也使不著官職也使不著富貴也使不著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作惡多作善少則隨惡業流浪將去作善多作惡少則隨善業生人天十善之家去既知得這兩路子皆屬虛幻然後發勇猛精進堅固不退之心決欲超情離見透脫生死臘月三十日善惡兩路拘執我不得

示鄭兩府

宅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三十一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三十二

六祖下第十六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下

酬答法要之餘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旣亡
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
復斯語歡喜踴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
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
若不爾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
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發光明助說道理亦不
柰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

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
黃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
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旣亡拘
滯之情亦不作竒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
卽是說者名爲佛說離是說者卽波旬說山野平昔
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
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旣到恁麼田
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
未明應機礙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
方可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熱荒馳求不歇則不相
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

今歡喜旣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
得徃徃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
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
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
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
悟乘悟并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切不可
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
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

別求殊勝竒特也

此下舉水潦見馬祖鼓山見雪峰
慧明大庾嶺見六祖三師悟緣具

于三師章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
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竒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

却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已既充足推已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于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

答李漢老李又具書云那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那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習中二夙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克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師又答書云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為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

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剗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惟一真實在又如栴檀繁柯脫落盡惟真栴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剗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師又與江少明書云承連日去與叅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戲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叅政漢老也

即日蒸滄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撓

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

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真个作得个了事
凡夫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
甚麼熱椀鳴聲公既於此个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
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
應耳徃徃士大夫多於不應有意中得个瞥地處卻
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
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
未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
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已之餘以
及物答劉
彦修昔楊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
去礙膺之物自是已後在朝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

為功名所移不為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
道之所在法如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
僧使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強為亦法如是故也
大率為學為道一也而今學者徃徃以仁義禮智信
為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為道只管如博謎
子相似又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
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
禍福之際都不得力盖由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修
性性即道也黃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峰云作有
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
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所謂義者是義

理之義非仁義之義而今看來這老子亦未免析虛
空爲兩處仁乃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
乃性之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

此句有脫文應云義

理之義固性也仁義之義亦性也詳上下文可見

作無義事卽背此性作有

義事卽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
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卽無也若仁義禮智信
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
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
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楊子所謂修性性亦
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峰所謂惺悟狂亂是也
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

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

矣肇法師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

爲學爲道一也

答汪聖錫

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

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喜正

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

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

示成機宜季恭

又云博極羣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

家心術卽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染

污矣又云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

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

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

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便是這個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爲學爲道一也爲學則學未至于聖人而期於必至爲道則求其放心於物我物我一如則道學雙備矣示莫潤甫又云在儒教則以正心術爲先心術既正則造次顛沛無不與此道相契前所云爲學爲道一之義也在吾教則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在老氏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能如是學不須求與此

道合自然默默與之相投矣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當知讀經看教博極羣書以見月忘指得魚忘筌爲第一義則不爲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士大夫不曾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爲空寂之教戀著个皮袋子聞人說空說寂則生怕怖殊不知只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根本佛自有言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寶藏論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以是觀之吾佛之教密密助揚至尊聖化者亦多矣又何嘗只談空寂而已如俗謂李老君說長生之

術正如硬差排佛談空寂之法無異老子之書原不曾說留形住世亦以清淨無為為自然歸宿之處自是不學佛老者以好惡心相誣謗爾不可不察也愚謂三教聖人立教雖異而其道同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示張

太尉

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頗與衲

子輩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為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注脚非但瞎却他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

答珪和尚

既已承當个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

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况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豈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每云向未局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坐為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旨耳

答逮長老

又云衲子

到室中下办要緊不得拖泥帶水如雪峰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个佛法中人

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
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
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冊語錄來造次顛沛不失
臨濟宗旨今送在衆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撥筆
書其後特爲發揚使本分衲子爲將來說法之式若
使老漢初爲渠拖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
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
我說破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便是這個道理也趙
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
接他了也老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
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 歸宗斬

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
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
方眼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是

了

示李獻臣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雖

則一期應病與藥未免堦生招箭而今未了底聞此
語而不疑則大珠空費老婆心已了底聞此語而不
疑則心與物俱是剩法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

示空慧四則右一

既有個趣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裏

慢提撕則个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智眼未
明在妙喜雖似乎平地起風雷然亦不出雪峰道底二
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

通佛遂召五通仙人五通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汝
問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多在那一通處錯
認定盤星三 國師三喚侍者話瑞巖喚主人公話

睦州擔板漢話投子漆桶話雪峰毘毬話風穴佛話
這六個老古錐各欠悟在妙喜恁麼道大似掉棒打
月旁觀看之不爲分外四 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

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團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
有个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叅前
輩於宗門中有真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
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個俗
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

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
有个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
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
打眠管甚無生話這三个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
看看則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
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在開眼處著到則
落在龐公圈積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
積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積裏
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
妙喜圈積裏要出三老圈積則易要出妙喜圈積則

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
 來為你說破因記得古德一偈并書其後度幾快然
 不在中途踪根亦老婆心之切耳偈曰學道如鑽火
 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更有一个問
 頭且那裏是快然歸底家若透得這一問男婚女嫁
 都在裏許若未識得家且業識茫茫儘在外邊走亦
 怪妙喜不得示羅快然昔靈雲和尚因見桃花忽然悟
 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
 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山和尚詰其所悟
 與之符契乃印可曰從緣悟道永無退失又雪峰和
 尚自作壽塔銘序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

緣得者歷劫而常堅此二尊宿所見且道是一般是
 兩般若道是一般一人以從緣而得為是一人以從
 緣而得為非若道兩般不可二大老各立門戶疑惑
 後人嘆鵝王擇乳素非鴨類知立禪人還知二大老
 落處麼若不知雲門直為你說破二由一有一亦莫
 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已上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咄 示知 立禪人

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

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
 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
 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咄逗漏不少雪
 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

勒者便見冰消瓦解吐雪竇亦逗漏不少或有人問
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雲
門卽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是作夢
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真入室者咄
亦逗漏不少答曾天游石頭和尚云謹白叅玄人光陰
莫虛度這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
帶也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想
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答劉彥冲古
德云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又云
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如招慶問羅山云巖頭和
尚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遂喚

大師招慶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便作禮而去三
日後復來問前日和尚意旨如何山云我盡情向汝
道了也慶云大師是把火行山云若如是據你疑處
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
慶又禮謝而去後有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
山云如牛無角又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
帶角欲了從上來事當以此段因緣時時在念然不
得著意穿鑿穿鑿卽錯示黃伯成僧問趙州栢樹子還
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州云待虛空落
地僧云虛空幾時落地州云待栢樹子成佛看此話
不得作栢樹子不成佛想虛空不落地想畢竟如何

虛空落地時栢樹子成佛栢樹子成佛時虛空落地
定也思之

示聶
寺丞

梁武帝問達磨朕造寺度僧不可

勝數有何功德達磨曰無功德帝曰云何無功德達
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之隨形雖有而
非實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
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
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帝不契達磨遂渡
江之魏如今要見真功德不用別求只向不識處薦
取若透得此二字一生參學事畢

示謝
機宜

吾佛大聖

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况博地
凡夫耶居士既是个中人想當亦入是三昧昔有僧
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未審向甚麼處迴避老宿曰
向鑊湯鑪炭裏迴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麼生迴
避曰衆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
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效底藥方非與
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
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使令人發
狂不可不知也一念相應草不用他求亦只在居士
四威儀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
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故佛
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衆生生死大病
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

不傳之秘方不用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底妙術却望居士布施也

答劉季高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

既看圓覺經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此語最親切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卻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琴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

答林少瞻

室中垂示

師云大凡參禪不必有機鋒便言我是昔雲蓋智和尚道眼明白因太守入山憇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是个談空亭太守不喜遂舉問本慕顧本云只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遷本住雲蓋若以本較智則大遠乃知真實事不可以機鋒取寶峰元首座亦有道之士答話機鋒鈍覺範號元爲五斗蓋開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答得一轉語

武庫又云

師在寶峰時元首座極見喜師嘗乞假訪李商老歸元見遽云噫野了也無常迅速師不覺汗下可見其

人今時人只解順顛倒不解順正理如何是佛云

卽心是佛卻以爲尋常及至問如何是佛云燈籠緣
壁上天台便道是奇特豈不是順顛倒 嚴陽尊者
見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云土塊如何是法云地動
也如何是僧云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云前面
江裏師云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
門方安樂得人如真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
下而未流傳習卻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麼生
真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閑
事瘥病不假驢駝藥若是對病與藥籬根下拾得一
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朮 師一
日云我這裏無逐日長進底禪遂彈指一下云若會
去便罷叅乃云今時一般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徧辨
白他不出却教他說悟處更問你見處如何學人云
某見處說不得却云你說不得我如何見得你去若
恁麼地如何爲人不見泉大道到慈明明云片雲橫
谷口遊人何處來泉云夜間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
云未得更道泉便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惟
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惟
師繼得臨濟宗風看他恁麼問答數句子那裏便是
見他處須是如此始得 山僧待人志誠須是資質
是始得此是一超直入如來地叅禪須是直心直行
直言直語心言直故始終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僧問雲門如何是佛
門云乾矢橛擬議思量已曲了也何況脫空耶 今
時兄弟知見情解多須要記閑言長語來這裏答大
似手中握無價摩尼寶珠被人問你手中是甚麼却
放下拈起一个土塊可煞癡若恁麼參到驢年也不
省 我這裏無法與人祇是據款結案恰如將个琉
璃瓶子來護惜如什麼我一見便爲你打破你又將
得摩尼珠來我又奪了見你恁地來我又和你兩手
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
殺羅漢你且道旣稱善知識爲什麼却要殺人你且
看他是什麼道理而今兄弟做工夫不省這個過在
何處只爲要去明他且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是你將一轉語便去
明得麼永明他不得古人忒煞直截你不肯去直截
處行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云我平生好罵

人因看玄沙語錄大喜他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可謂壁立萬仞後來與靈雲說話了
却云你恁麼方始是徹後頭却恁麼撒矢撒尿却問
圓悟如何悟笑云他後頭却恁麼地我也理會不得
遂下來歸到寮方知玄沙大段作怪遂舉似圓悟悟
笑云且喜你知晦堂云今時諸方多是無此藥頭師
云切忌外人聞此麤言 菩薩人眼見佛性須是眼

見始得

普說

錢計議請普說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既離見聞覺知外却喚甚麼作法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除非親證親悟方可見得若實曾證悟底人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聰明靈利博極羣書底人个个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後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不知有人人脚跟下不沉不掉底一段大事因緣如天普蓋似地普擊未有世界先有此段大事因緣世界壞時此段大事因緣不曾動著一絲毫頭徃徃士大夫多是掉舉而今諸方有一般默照邪禪見士大夫爲塵勞所障方寸不寧怙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鑪去冷湫湫地去將這个休歇人你道還休歇得麼殊不知這個猢猻子不死如何休歇得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不死如何休歇得此風徃年福建路極盛妙喜紹興初入閩住菴時便力排之謂之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彼中有个士人鄭尚明極聰明教乘也理會得道藏也理會得儒教則故是也一日持一片香來妙喜室中

怒氣可掬聲色俱厲曰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詰無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遊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甚麼却力排默照以爲邪非妙喜曰尚明你問得我也是待我與你說我若說不行却燒一炷香禮你三拜我若說得行却受你燒香禮拜我也不與你說釋迦老子及先德言句我卽就你屋裏說所謂借婆帔子拜婆年乃問你曾讀莊子麼曰是何不讀妙喜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註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怪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个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

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這個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個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渠遂不作聲妙喜曰你

雖不語心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個座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個是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蓋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

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
剎剎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爲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
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
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爲解脫深
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
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况
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尚
明不覺作禮妙喜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間
來入室乃問他今年幾歲曰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
年前從甚麼處來渠開口不得被我將竹篦劈脊打
出去次日又來室中曰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
何和尚却問昂從甚麼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年前
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
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
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三
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
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个
肉團心分別不行有个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
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
你旣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
這個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
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

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卽是愚人渠方心伏從此遂救他不坐在無言無說處

肯來這下做工夫答曾天游云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只

管教人死猶狃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

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更教

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這般底更是毒

害瞎却人眼又云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

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遮个又是認著觸體情識而

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遮个又是

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人之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
答劉彥修云臘月

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向闍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卻去相見
答張安

國云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鬼窟裏閉眉合眼謂之威音那畔父母未生時消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爲

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以悟爲落第二頭以悟爲誑誑人以悟爲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

妙喜嘗謂衲子輩說世間工巧伎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况欲脫生死
答榮茂實云有一種唱邪說

爲宗師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信有悟底謂悟

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柰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

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第二頭殊不知爲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爲則此語

又向甚處著不可爲山疑誤
黃德用請普說
黃德用

後人要教落在第二頭也
夫子端夫初懇吳元昭撰疏乞分楊岐一枝至其家

菴開法師遣彌光應其請時端夫卒德用昆仲請師說
普德用昆仲特詣當菴揮金辦供命山僧普說舉揚
宗旨以答諸聖加被之恩且喚甚麼作宗旨宗旨又

如何舉揚近代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立門風各設奇特逐旋捏合疑悞後昆不可勝數參禪者既不具擇法眼爲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如是雲門初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已得其要領卽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个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他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咨問入室卽時將渠悟入處兩句斷了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爲渠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曰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

滅未來未至現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爲梵行梵行從何處來誰之所有體爲是誰由誰而作爲是有爲是無爲是色爲非色爲是受爲非受爲是想爲非想爲是行爲非行爲是識爲非識如是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更爲渠說而今諸方邪師輩各各自言得無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緣妄生穿鑿或者以良久默然無言無說爲空劫已前事教人休去歇去歇教如土木瓦石相似去又怕人道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

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臥時時管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窠臼爲門戶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便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麼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問他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電光處會舉了便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喚作脫灑自在得大快樂或者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爲主牽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爲得力處凡通入處未有不由見物而悟者未有不由聞聲而悟者凡有施設倣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話只粘定學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如福州人聯麻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界去云把將三界來爲你出或云喚甚麼作三界或云會得這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向汝道有僧出衆云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便歸衆後來法燈出

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特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是道了也所以這僧領得便出來道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鏘法燈徵云且道生底是特牛是牯牛又自代云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他自問牯牛特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剩佛眼也覷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鏘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云此一片石在心内在心外答云在心内古德云你著甚死急心内著一片石衆中商量云不合以内外答他若以内外答則法有少剩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喚甚麼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尚還識甚麼或云鈍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舉覺時先大瞠却眼如小兒患天弔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瞠眉努眼處領略更錯引古人言句證據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時須要以眼顧視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上如柏樹子洗鉢盂麻三斤之類若過得一個時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擊石火閃電光底只添得個瞠眉努眼而已亦各各自謂得

祖師巴鼻莫謗他古人好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你作麼生會學者卽大瞋却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爲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云北斗裏藏身北斗裏藏身以爲把得定作得主不受轉換師家柰何不下亦喚作實頭方始問其意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覩不見或云舉頭天外看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卽下語云一枝南一枝北或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在瞋眉努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爲奇特癡漢不可瞋眉努眼時便有禪不瞋眉努眼時便無禪也不可提撕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禪也或者見雲門如此說便又錯會云提撕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更無兩般似這般底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纔說著佛法說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權亦謂之建立實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凡有問答一一具實祇對平常無事天是天地是地露柱是木頭金剛是泥塑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見真淨和尚云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徃徃中無事毒者却以此言爲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之玄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如僧問趙

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
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量云這僧致得個問頭奇
特不是趙州有出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
一更無所歸若有所歸卽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
當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
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歸何所一若
無所歸卽落空去所以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
衫重七斤趙州遮一轉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
甚妙或者謂雲門如此說只是怕人執著若不執著
便是祖師心要只要得是事不著自由自在非離真
而立處立處卽真更有甚麼事或問他父母未生時
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侍者祇對和尚將個業
識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是癡狂外邊走又有一
般底自知道眼不明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
自來又不曾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連得一言半
句狐媚聾俗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
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含了却吐
與別人直是耐耐元昭初見如此說心中雖疑口頭
甚硬尚對山僧冷笑當晚來室中只問渠個狗子無
佛性話便去不得方始知道參禪要悟在長樂住十
日二十徧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
僧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敲

得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須著忙今生
叅不得後世叅遂乃相信便辭去隔十餘日忽然寄
書來并頌古十首皆山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
在延平路上驀然有省某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
從人得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
串金鎖骨趙州叅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菔山僧
甚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此頌還了得生死否雲門
向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取元昭去比得光禪書
云學士相見盡如和尚所說大衆且道說个甚麼咦
疑殺天下人具眼者辨取今時叅禪者不問了得生
死了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个不說
道理如檀越執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个沒道理底
因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又恐
渠作道理會先與渠說不得云道在矢溺道在稊稗
道在瓦礫卽色明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真塵塵
盡是本來人之類渠看此語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
看終看不破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
道我有个悟處遂連作數頌來呈見解一曰太虛寥
廓強爲名任是僧繇畫不成何用尋源問端的都無
一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塗程萬木春來自向
榮若遇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曰羶羊過
後絕追尋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絃彈一曲清風

明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盡更無餘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疎山僧向渠道作得頌也好說得道理也是只是去道轉遠渠不耳又作一頌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遮一櫛掃除大家都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僧又向渠道這个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矢橛話如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秤錘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卽心卽佛話皆可如此說得也旣不可如此須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門待檀越無禮但心不負人面無慙色渠見山僧如此至誠相告方知佛法無人情乃相信旣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矢橛亦只要得渠啐地折曝地斷若以渠作從官捨財剗菴置莊田供衆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爲是則盡大地窮漢更無叅禪分也非但失却善知識辨人眼亦乃賺他百劫千生不是小事今夏更有數人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他道不是這个道理便道把定他不肯放過我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趙州云諸

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十個有五雙眼鼓瞞地縱有作聰明呈見解者盡力道得個領字或來手中奪却竹篋或拂袖便行自餘邪解不可勝數更無一個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捏合得時捏合千千萬萬了也既不可捏合須是悟始得此外別無道理若你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眾蓋黃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昭光禪往彼住菴亦因元昭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山僧普說亦因元昭雲門打這一場葛藤亦因元

昭既然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

冬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說破拍禪牀下座

秦國夫人請普說

夫人計氏法真張魏公浚母也少寡居屏去紛華蔬食禮誦師遣謙

禪過魏公公因請謙為夫人指示夫人問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因舉師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并述不得向舉起處承當等語且今暫輟禮誦專意看話得透話頭則禮誦皆妙用夫人遂諦信一日忽洞然因自述悟緣及數偈呈師偈有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師見而肯之以誕辰請師普說章首問答叙事不錄今日是秦國夫人計氏誕辰謙禪昨日上來告山僧子細說些禪病且與秦國

結大眾般若緣山僧向他道禪有甚麼病可說禪又

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

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

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爲病非謂禪有病也
如何是佛卽心是佛有甚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無有甚麼病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有甚
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矢橛
有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
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他向舉起處領畧擊
石火閃電光處會這個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
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
醫記得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爲
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月上女答曰舍
利弗汝旣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舍利弗惟願隨
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
佛乘爲行大乘舍利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
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衆多月
上女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
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師云舍利弗恁麼問月上
女恁麼答且道與秦國太夫人所證之法相去幾何
還有人斷得麼試出來斷看如無且向葛藤裏薦取
所以道叅學者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
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人每日上來下
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搬鹽搬麵僧堂裏行益長
廊下擇菜後園裏擔矢磨坊下推磨當恁麼時佛眼

也觀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
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也未免在三句裏豈不見僧
問南泉和尚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
意如何泉云你但信卽心卽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
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
人得與不得也這裏若識得南泉方不被三句所使
便能使得三句旣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
一耳聞同一鼻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更
無差別只爲你執藥爲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却被
死句活句使得來七顛八倒將他古人徑截處一時
紆曲了且那個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爲你舉一兩則
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牽
牛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
總不見得這個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
底道理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向驢前馬後作活
計且莫謗他南泉好你旣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黃檗
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
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
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這個話
頭便是個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
尾大法不明也觀他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
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衆中商量道人人分上誰

不丈夫豈假師承。噎酒糟便是咬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馮山舉此話。問仰山云。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馮山云。此實難辨。只如馮山仰山。恁麼問答。又作麼生商量。到這裏。須是人始得。既不會。這個定將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鋸解秤錘之類。盡爲糟粕。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洞山問。蟾首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蟾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蟾云。和尚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迹。如井覷驢。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沒交涉。要且不是。這個道理。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南嶽和尚道。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馬祖聞舉。豁然大悟。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這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南嶽和尚。知其不凡。故將磚去他菴前。磨祖云。和尚磨磚作甚麼。南嶽云。磨作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南嶽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他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卽是只這裏。鼻孔索頭。便在南嶽和尚手裏了也。所

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南嶽和尚知他時節已至卽向他道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沒了他家計却更要他納物事教他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个死處命旣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南嶽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南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南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若不遇人十个有五雙杜撰決定爲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麼只這馬祖便是樣子也馬祖旣得法直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南嶽和尚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持个消息來遂囑一僧曰汝去待他上堂便問作麼生看他道甚麼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衆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這一句子來你道這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你若會得這個便會得臺山路上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个阿師却恁麼去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這婆

子趙州去見婆子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衆曰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麼寰中天子勅塞下將軍令但恁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爲山僧註解云這僧纔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思量直是叵耐山僧爲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个阿師却恁麼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夫人黠過冷地臥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旣錯會這

个定又錯會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曾有个禪頭舉這話問僧你作麼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果然擔板且喜沒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這僧喚旣回頭因甚却成擔板晦堂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這僧一喚便回爲甚不成擔板這兩個老漢可與睦州把手共行若是个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這裏打之遶旣不會這个定又錯會百丈野狐話便道不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此話不合帶疑所以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故且喜沒交涉旣錯會這个定又錯會祖師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山僧亦曾請益一个長老意旨如

何長老將衫袖搖作風動勢云是甚麼苦哉苦哉慚
惶殺人鈍置殺人有者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定是
心動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
動作麼生這裏豈容眨眼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文
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周明菩薩爲
甚麼出得女子定衆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
喜沒交涉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雪峰道望州亭與
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
見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麼生是望州亭相見處
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意旨如何便
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麼生便道
歸堂喫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
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
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這個便是
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
底麼豈不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
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
陽和尚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惟
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此頌分明爲你說
了也既不會這個定又錯會玄沙道諸方總道接物
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
拂他又不可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可聞患啞者教

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大衆云要識玄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某甲有口不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麼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玄沙呵呵大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來依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尚作麼生接山僧向他道咬人矢橛不是好狗又却去不得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香嚴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師云好與玄沙一坑埋却山僧昔年曾請益一个尊宿未審香

嚴意旨如何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銜樹枝勢搖手擺脚祇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亦是當年馳聲走譽底尚作這般去就其餘作怪不在言也你要會麼但只作一句看我先爲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這个道理是甚麼道理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這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个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爲香嚴出氣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別却一雙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

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爲虎頭上座出氣爭柰蹉過香巖今時有般繆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謂香巖立此問頭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相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巖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覓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爲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這裏提得一

生叅學事畢旣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滂山五峰雲巖云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滂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峰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衆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賊叫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麼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旣不在言語上當恁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旣錯會這个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

未踢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
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
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
山大似握鬪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要
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衆中商量道某
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山不打却又問你是甚處人
這裏便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處且喜沒交涉又道
這僧若是作家纔見他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
牀他既不能却被德山道未踢船舷好與三十棒這
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所以雪竇云要識新
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且喜沒交涉參禪若
是恁麼地會得時更不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
語生解解註將去便了我且問你恁麼解註得一時
有下落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
這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徑路上
栽荆棘掘矢窖或若有个衲僧出來道和尚現在這
裏栽荆棘掘矢窖也不是却作麼祇對山僧有个推
托處且如何推托聽取一偈偈頌秦國不錄喝一喝下座
示衆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印千
江似波隨衆水且那个是無分別底大智那个是無
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辯瀉懸河是大智麼莫
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攔

腮贈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禪之類是大智
麼若作這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便做他衲僧門下
提破草鞋挈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證
實悟而大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證自悟處指似
人瞎却人眼况無證悟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
此事大難沒量大人到這裏無插足處你小根無知
魔子輩如何敢造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
摩你方寸裏還實到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却
賞你放得過把得定不受人走作這般底喚作地獄
滓十方施主一粒米一莖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
業成就同趣佛乘求異世他生福報道業不成如何
消得你諸人決欲繼紹此个門風直須心境一如方
有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恁麼事便閉目藏睛作死
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這个儘你伎倆如何差排
你要得真个心境一如麼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拈却
髑髏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斷一刀自然不著差排
你不見巖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你諸人
一生在叢林叅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言也其間多
有頭白齒黃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不得都未知非
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竒言妙句爲窠臼於
經教中聲名句義上得滋味者以經教爲窠臼於古
人公案上得滋味者以古人問答代語別語抑揚語

褒貶語爲窠曰於心性上得滋味者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爲窠曰於寂默無言無說處得滋味者以閉目藏睛威音那畔坐在黑山下鬼窟裏不動爲窠曰於日用動轉施爲處得滋味者以揚眉瞬目舉覺提撕爲窠曰謂法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舉動施爲處錯認業識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石火閃電光爲窠曰如上所說皆於得滋味處有所重若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非卽以所重處便作奇特想玄妙想安隱想究竟想解脫想作如是等想者佛出世亦不柰何教中謂之癡暗惑何以故爲你癡故執邪爲正爲你暗故墮在所重處不能動轉若於心無所起於法無所著則無所重無所重則自然赤骨力地無欲無依於法自在你卽今便要恁麼相應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染著作衆生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離想求佛智想皆名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時猛著精彩一躍跳出來此心朗然獨脫纔覺恁麼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得到恁麼田地亦不得采顧著若采顧著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卽滲漏矣只名滲漏心不名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這個道理惟證者方知諸人若未證直須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真出家

兒若心不證向心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爲種
草此心廣大無分劑無邊表塵沙諸佛成等正覺山
河大地萬象森羅皆不出此心此心能與一切安名
立字一切與伊安名立字不得故諸佛諸祖不得已
隨你顛倒著个名字喚作真如佛性菩提涅槃強立
種種差別異號爲你衆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種差
別故立此差別名號令汝於差別處識取此無差別
底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所以僧問馬祖如何是佛
祖曰卽心是佛你若實證實悟有何差別你若不悟
求竒特解會不實證實悟不信此心決定是佛只此
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佛言欲以譬喻而顯示終
無有喻能喻此說个廣大已是限量他了也况以限
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得如持蠶酌海一蠶
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這蠶中之水未入蠶時卽是無
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生滿足想故此無限
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大海水只有許多故
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蟲及阿修羅飲
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喻心蚊蟲阿修羅喻大小差
別此心體上本無若干差別汝但不起諸見識取此
心種種差別亦自識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爲實
心外更有什麼實底物爲你作障難我今拖泥帶水
亦是不得已爲提獎嬌兒撫憐愛子老婆心切故牽

枝引蔓你莫記我說底便以爲是今日恁麼說明日
又却不恁麼說你纔恁麼我却恁麼你不恁麼時
我却恁麼你向那頭尋我住處只我亦自不知住處
他人又如何尋得這個是活底門戶死却現行方可
入作而今學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以
爲資糧希求證取有什麼交涉大似癡人埋頭向西
走欲取東邊物轉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爲無漏
無功用大法門若起纖毫取證心則背馳矣如何欲
憑些小有爲功行便擬希求所以古人見得太近故
云我坐地看你究取又云我立地看你究取卽不曾
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望成道縱你希望得成
纔成卽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麼道了便撥無因果
作地獄業以平常無事喚作無佛法知見飢來喫飯
困來打眠以此爲無修證以此爲無功用且莫錯會
好荷擔此事也須是個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漢始
得豈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度問黃
檨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忽然大
悟不覺失聲云噫元來黃檨佛法無多子愚云你適
來覓有過無過而今却言黃檨佛法無多子你見个
恁麼便恁麼道臨濟於大愚肋下墜兩墜愚遂托開
云汝師黃檨非干我事你諸人叅禪還得恁麼也未
雲菴和尚頌云資糧更不著些些歧路年深恐轉賒

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
云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乖脇下兩拳明
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又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
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
也風流據這兩個老漢頌便可承嗣臨濟作他兒孫
真不忝竊古來幸有恁麼體格如何略不著些眼腦
看是個甚麼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有甚麼遮障諸
方有奇特差別海蟲兒禪曲曲折折此語又是討他
那語又是識破這語又是不上他鈎線不入他圈積
這語又是偏正回互這語又是尊堂有諱不敢擡頭
又有一種以楞嚴宗鏡龍濟偈語所說眼見耳聞無
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
滿目青山之類爲證謂之脚跟下事謂之基趾謂之
綿密地你不妨會得好若恁麼會豈不是認物爲心
既是你心又要認他作麼又有一種將臨濟三玄雲
門三句逐句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門類
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
現盡大地是個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若人
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妙明
真心中物之類配爲體中玄函蓋乾坤句以三脚驢
子弄蹄行鋸解秤鎚火裏唧螻吞大蟲文殊起佛見
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凡語

言注解不得處便道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如此之類謂之句中玄截斷衆流句如蹋著秤錘硬似鐵蹋破草鞋赤脚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山是山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如此之類謂之玄中玄隨波逐浪句豈不見汾陽和尚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子明明爲你指出臨濟骨髓却來逐句下解注謂三玄三要事難分是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體中玄一句明明該萬象是句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是玄中玄此是前輩中負大名望有真實悟處而大法不明無師承杜撰如此瞎衆生眼其餘禪販之流不在言也想汾陽老人未肯點頭在分明向你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道了更將鉢盂安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才有大智慧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作這般去就政好捉來活埋免致教壞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問著三要却注解不得便將同德山托鉢巖頭末後句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隨燒畚趙州勘婆子勘菴主睦州擔板陳操尚書勘僧玄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山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類皆謂之末後句便引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

津不通凡聖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謂之我爲
法王於法自在任你學者逞盡神通呈盡伎倆我只
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待舉立僧住院密室
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返行魔說又有一種
道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隨燒畚趙州
勘婆子勘菴主之類謂之建立門庭本無恁麼事貴
要羅籠學者又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如洞山
與雲居過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麤人
雲居却問水深多少云不乾謂水諱濕而當頭道濕
不能回互謂之麤人雲居却云不濕是觸諱而不能
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乾是

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不觸
諱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
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以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
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
底又不得犯著黑字犯著黑字卽觸諱矣更引洞山
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三更
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三更
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黑圈
兒爲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白底消息
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
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盖失曉是暗

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而言
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頌
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塵埃謂凡有言
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
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
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偏兼
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爲
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謂兼前四位皆
挾妙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裏坐亦是說黑處
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山有言正
位者卽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內有種
種諸雜萬象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
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滌非淨無正無
偏故云虛玄要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
妙最玄須是審詳辨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句
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教
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
甚好曹山耶又引浮山作大陽真讚曰黑狗爛銀蹄
自注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正位爛銀蹄是
偏位白象崑崙騎自注云此語偏位中有正位於斯
二無礙自注云此語不墮有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
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嘶自注云妙挾然雖妙挾

而虛玄唱道也似這般說話須教你燒頂煉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付亦謂之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若是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這般茶飯麼我且問你臘月三十日四大相將解散平昔記持學得底還回互得麼回互時還著意也無當恁麼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撞入驢胎馬腹中隨業受報當此時欲觸諱作麤人亦不可得况能敵他生死耶又有商量洞山示衆云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飯時作麼生如何是奉云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云放下鋤頭時作麼生如何是共功云不得色如何是功功云不共向時作麼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時作麼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有功勳而間斷也奉時作麼生奉乃承奉也如人奉尊長先致敬而後承奉向乃功勳之所立纔向卽有承奉之義答曰背時作麼生謂此事無間斷奉時既爾而背時亦然言背卽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勳也功時作麼生功卽用也答曰放下鋤頭時作麼生把鋤頭是用放下鋤頭是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勳也亦是無間斷之義共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敵答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顯个無用底無用卽用也若作一色卽

是十成死語洞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功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皆空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事事無礙是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無闍黎是也如此之說皆趣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世出世間無不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你道他古人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既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麼生妙喜爲你下个注脚也要諸方點檢不見汾陽道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又首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

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未局已前著到如三玄三要四種料揀十智同真亦是這個道理妙喜怎麼說不是貶剥諸方且要个中人辨明緇素而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也不在古人公案上也不在心性上也不在玄妙上也不在有無得失邊如火相似觸著便燒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卽真信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是得便宜似這般底只是弄个業識癡團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無人亦無佛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如此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也

指月錄 卷三十五
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寃有頭債有主又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麼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柰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入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慚惶殺人又芭蕉云

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是這般人我與你說這般話謂之與你拄杖子你不是這般人我當面換却你眼睛謂之奪却你拄杖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有商量道有無與奪是擒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粟如上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非惟自謗亦乃謗他古人此是諸方學得底海蠡兒禪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我這裏是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差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不是強爲法本如是諸

上座光陰可惜各各趁色力强健猛著精神了取莫
愛他奇特奇特處賺悞人雜毒在心識裏他時後日
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瞥脫更說甚麼敵他生
死世間無明煩惱却有限量一念識破則當體寂滅
惡知惡見法塵煩惱無限量能障道眼使得你心識
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雖是善因返招惡果
果有智慧大丈夫漢方識得破不被他作惱不見雲
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來著你眼睫上你諸人
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擱且緩
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
明得若向衲僧門下好椎脚折若是個人聞說道甚

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你若不是
个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又不見
羅山和尚有言玄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尋聲前
看取諸佛子真心無定真智無邊我若縱這兩片皮
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鈎鎖連環相續不斷亦不借
他人氣力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添些子不
得減些子不得佛祖得之喚作大解脫法門衆生失
之喚作塵勞煩惱然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得失
在人不在法故祖師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
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存順
逆你禪和家个个念得還曾略著意理會麼祖師安

个名字謂之信心銘只要諸人信此廣大寂滅妙心
 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
 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
 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又云執之失度必
 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你但信此一心之法不
 可取不可捨便好向這裏放身命若放不得是你根
 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錯怪老漢時熱久立喝一

喝下座

到雪峰普說有云如今諸方多少錯商量學
 家既眼不明出來伸一問禪牀上瞎漢將合

頭語祇對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一句來一
 句去道我答得玄答得妙學者不識好惡墜向皮袋
 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印可宗師合不著便
 將這般不材不淨蘊在曾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
 又錢計議請普說有云這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
 濟下曹洞下法眼下為仰下大法若不問各宗其宗

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熱大
 不緊老漢在衆中時嘗請益一尊宿禪門中說有語
 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尊宿為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喚這個作有語
 中無語又喚作無語中有語如何是有語中無語路
 逢死蛇莫打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
 歸只這一句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殺是無語
 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乃是有語中無語謂既是
 死蛇更不消打殺又云如何是同中有異鷺鷥立雪
 非同色如何是異中有同明月蘆花不似他我如此
 說時你便會得了却濟得甚麼事這般底不要學大
 法明後舉一絲毫便一時會得又示黃伯成云古
 人入門便棒便喝惟恐學者承當不性燥况怛怛
 怛說事說理說玄說妙草裏輓耶近年以來此道衰
 微據高坐為禪道者或以默然無言為威音那畔空劫
 室傳授為禪道者或以眼見耳聞舉覺提撕為禪道
 已前事為禪道者或以擊石火閃電光舉了便會了
 者或以猖狂妄行擊石火閃電光舉了便會了
 撥無為禪道者如此等既非却却那個是著實處若
 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具眼者舉起便知右皆指
 斥邪解警語而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又最警策也無厭葛藤

被機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初依園悟次謁佛心旣謁師師問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光舉佛心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師曰汝意如何光曰某不肯他後頭下个注脚師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光毅然無信可意師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忽憶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恍然無滯趨告師師以舉道者見瑯琊及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師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所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談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光愠而去翌日師問汝還疑否光曰無可疑者師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師令究有句無句師過雲門菴光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師曰汝病最僻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能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因益疑後入室師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師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卽大悟師搥鼓告衆曰龜毛拾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

來光亦呈頌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
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福州西禪鼎
需禪師幼舉進士年二十五偶讀遺教經忽曰幾爲
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迎在期難之需曰天桃紅杏
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
樂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叅名宿結菴於羗峰絕頂不
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卽
心卽佛因緣師方菴于洋嶼光公與需友善因謂曰
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欸需不答光以計要之
至會師方爲衆入室需隨衆在列師問卽心卽佛話
作麼生會需下語師詬曰你見解如此敢爲人師耶
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處悉排爲邪解需自惟繆
戾涕淚交頤默計曰我之所得旣非則西來不傳之
旨果如何哉一日師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
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師拈竹篋劈脊連打需於是大
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師又打一下需禮拜師笑
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之以偈 玉泉曇懿禪
師與育王遵璞禪師偕叅圓悟自謂不疑懿出世蒲
之祥雲璞佐之法席頗盛師入閩知其所見未穩恐
誤衆致書令來懿猶豫師小叅痛斥其非懿乃破夏
來見師鞠其所證曰汝恁麼見解敢承嗣圓悟老人
耶懿歸遂退院偕璞同依師席一日師問璞三聖與

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個老漢還有出
身處也無璞於師膝上打一拳師曰你這一拳爲興
化出氣爲三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師劈脊與一
棒且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又一日聽別僧入
室師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
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
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這四個老漢還有爲人處也
無僧曰有師曰劄僧擬議師便喝出璞聞忽有省懿
一日入室師問我要個不會禪底做國師懿曰我做
得國師去也師喝出久之師語之曰香巖悟處不在
擊竹邊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懿亦有省 開善道

謙禪師初依圓悟旣從師菴居泉南及師領徑山令
謙往長沙通紫巖居士書謙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
入頭處更作此行復廢歲月意欲無往友人宗元者
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謙不
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
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
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
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
支當謙曰五件何事元曰著衣喫飯屙矢放尿馳个
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領旨及謙通書歸師於半山
亭望見便曰這漢和骨頭都換了也謙聞曰老漢驗

人處應不讓釋迦

謙示衆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

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真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

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却此四個路頭看若不絕決

定不悟此四個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矢橛管取呵呵

大笑瑩仲温極賞此語

薦福悟本禪師久依師不見印可遂

欲發去師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

口我已識也既而有聞本入室故謂之曰本侍者參

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個不會本話之曰這小鬼你

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茲

益銳志參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

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師歸自郡

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師遽曰本鬍子這

回方是徹頭本尋過謙公于建陽菴中謙適舉保寧

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

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

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看他古

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癢處本曰因甚麼

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霍

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其友朋琢磨之益

盖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於會心輟然可使後世想

望風采

唐中舍文若於道自謂有所入每聞僧言師有未語已前之驗未之信師自梅還時驀于

舟次見師師見便曰莫是子西之後否唐曰家大人也師曰尊翁在無盡第相從甚久不如公有个無師

自得底道理但未喫得徑山手裏竹篋在唐俛
首感歎性香致敬連檣而之鄂渚者勤扣請焉

育

王佛照德光禪師初依光化吉禪師一日入室吉問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疑通夕
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
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
吉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
脊便打出光於是有省既謁諸名宿終不自肯適師
領育王光依法席師室中問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
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師便捧光
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 雁山能仁祖元禪
師初謁雪峰預佛心才皆已契機及依師於雲門菴

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
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
是甚麼十五年前竒特依前祇是這个師以偈贈之
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飧渴飲渾
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 蔣山善直禪師初叅師于

回雁峰下一日師問之曰上座甚處人直曰安州人
師曰我聞你安州人會搨撲是否直便作相撲勢師
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直打筋斗而出師
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 平江資壽尼無著妙總
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年三十許謝世緣而徧叅
名宿正信已具及師住徑山總依結夏聞師陞堂舉

藥山叅石頭馬祖語豁然頓徹師下座馮濟川隨師
至方丈曰某理會得適來和尚所舉公案矣師曰居
士如何川曰恁麼也不得嚇噓娑婆訶不恁麼也不
得噤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噓噤哩娑婆
訶師舉似總總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謂却是莊
子註郭象師見總語異因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總答
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
俱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師休去川疑總所悟未實
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
祇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
會得如何理會總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川大驚一
日師挂牌次總入室師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
去莊上喫油糝總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个
消息師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總曰妙總亦放和尚
過師曰爭柰油糝何總喝一喝而出 侍郎無垢居
士張九成未第時則心慕楊文公呂微仲之學謁寶
印明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
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
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公問此事人人有分个个圓
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个入處清于袖中
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
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則不是汝底公悚然未

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正提柏樹子話聞蛙鳴釋然契入述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

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

禪林類聚云公謂胡文定公問修已

治心之道胡曰公但熟讀孟子將他言仁義處類作一處看一日如廁因思惻隱之心乃仁之端忽聞蛙鳴豁然有省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不覺大笑汗下被體遂述偈同上錄以博異

屈明謁法印一公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菴供雲

水主僧惟尚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

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

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

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旁

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

殃及兒孫尚大笑公呈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

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紹

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于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

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

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

蟇窟裏果沒蛟龍公一日訪規首座纔相見規便問

承聞學士因蛙鳴有个入處是否公云那裏得這消

息來規云現成公案諱作甚麼公厲聲云火發也規

顧視旁僧公云燒到你脚跟也規云將謂你有長處

元來只在這裏又一日同規圍鑪坐次規驀拈火抄

云不得喚作火抄畢竟喚作甚麼公乃掣火抄踢倒

湯瓶而出師董徑山有傳師語要至公公閱而歎曰
是知宗門有人恨不一見逮庚申造徑山一日與馮
濟川諸君議及格物師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
物格公茫然師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師曰不見小
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閩守有畫
象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閩
守在陝西首忽墮地公頓領微旨題不動軒壁曰子
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師肯之又一
日問曰前輩既得了何故復理會臨濟四料揀則甚
議論師曰公之所見祇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
料揀中去耶公遂舉克符問臨濟至入境兩俱奪不
覺欣然師曰余則不然公曰師意如何師曰打破蔡
州城殺却吳元濟公于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某每聞
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踢而開或
與聯輿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
非出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某了末後大事實
在老人處此瓣香不敢孤負他也辛酉公丁父憂過
徑山飯僧秉鈞者謂公與師議及朝政遂竄師于衡
陽公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放還道次新淦而師適
至相見惟劇談宗旨未嘗一言及往事時公甥于憲
侍次公令甥拜師憲曰素不拜僧公曰汝試扣之憲
遂舉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

問師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
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
爲聖賢鑿破否師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
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
化身公顧憲曰子拜何辭公與三川道人論不愁念
起惟怕覺遲公頌曰念是賊子覺是賊魁槌殺賊魁
賊子何歸堂堂大路惟吾獨之越南燕北遼東隴西
撒手便到何慮何疑神劍在山鐔冷光寒魍魎魍魎
莫之敢干此名真覺秦時轆轤師賡曰說覺說念翻
背作面無念無覺何處摸索起是誰起覺是誰覺豁
開戶牖太虛遼廓撒手前行不顧人秦時轆轤何時
作公後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
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
盃悉爲乳公述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
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
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
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
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
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
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消冰汝今微有疑與
惑鷄子便到新羅國 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
祖道有年聞師排默照爲邪禪心疑且怒過師觀聽

值師方示衆舉趙州栢樹子話垂語曰庭前栢樹子
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旣
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
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士忽領悟謂師曰無老
師後語幾蹉過此生後有書與師
咨詢錄于前士病將革以偈寄
教忠彌光禪師曰曩歲曾經度厄津深將法力荷雲
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酬師不報恩光公答曰胡
牀穩坐已通津何處還尋不二門八苦起時全體現
不知誰解報深恩士得其報閱罷而逝其處生死之
大變泊然不變而言神明還復可見平昔矣

履略



卷之五